

关键词

伊犁

锡伯

满

索伦

民族素质

萨满教

古籍文化

新疆边缘文化

新疆地域文化

历史 民族 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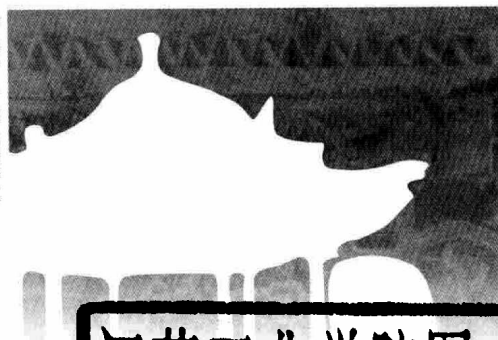
贺灵 佟克力◎著

当这支四千多人的锡伯族官兵历经一年多的千辛万苦抵达新疆伊犁地区时，非但人丁近乎无损，反而比清廷最初点派的人数还多。这是因为一些官兵家属和族人『不忍分离，跟随而来』。锡伯族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族人之间为国家大利而同甘共苦的民族精神，由此又可略见一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历史
民族
文化

新疆人民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贺灵
佟克力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民族·文化 / 贺灵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228 - 09995 - 8

I. 历… II. 贺… III. 新疆—地方史—研究
IV. K29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253 号

历史 民族 文化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5887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89 × 1230 1/32
印 张 14.625
字 数 368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 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序

新疆锡伯族学者贺灵先生嘱我为他和夫人的新著《历史 民族 文化》写一篇短序,使我深感荣幸。我对锡伯族的历史文化所知不多,对锡伯族却满怀敬佩。锡伯族的历史带有传奇和悲壮的色彩,充满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她仿佛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天降大任于斯”的民族,尽管民族人口很少,却识大体、顾大局,数百年间就在不停的迁徙、移驻中,受命于国家参与平内乱、御外侮、屯垦戍边。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农历4月18日,数千名锡伯族官兵及其部分家属,在东北沈阳的“锡伯家庙”太平寺告别了亲人,穿越蒙古高原,踏上了西行戍边的“不归路”。当这支四千多人的锡伯族官兵历经一年多的千辛万苦抵达新疆伊犁地区时,非但人丁近乎无损,反而比清廷最初点派的人数还多。这是因为一些官兵家属和族人“不忍分离,跟随而来”。锡伯族的凝聚力、亲和力和族人之间为国家大利而同甘共苦的民族精神,由此又可略见一斑。

西迁的锡伯族在伊犁地区屯垦戍边,200多年来为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多种文化并存和相互交融的人文环境中,她始终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

点和文化——从语言、文字直到祖先的遗风遗俗。但另一方面，她又当之无愧地被人们誉为“翻译民族”——在新疆，你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每个锡伯人都会说两种以上的语言，熟悉其他民族的文化。对自身历史传统的保护和继承，同对异质语言文化的学习和应用，如此奇妙地统一于一身，成为锡伯族重要而鲜明的民族特点之一。民族学、文化学和社会学学者们，都可能从锡伯族的历史经验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理论启示。

这部新著的作者贺灵和佟克力夫妇都是锡伯族。这部书不是他们首次合作的成果。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大学历史专业的同学。在我的书橱里有他们合作的三本书：1989年出版的《锡伯族历史与文化》、1993年出版的《锡伯族史》和1995年出版的《锡伯族百科全书》。他们写作这三部著作时，大概刚过“而立之年”，而后两者，在学术界关于锡伯族史的研究中，已是“集大成之作”，颇受好评。现在，他们又出版了这部新著，其中有些是近年来、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碰撞所引起的他们关于伊犁以及锡伯、满、索伦等历史、民族学理论、地名文化、萨满教文化、新疆边缘文化、古籍文化、新疆出版文化等问题的思考，其中不乏新观点、新认识、新思路，尤其是“第二编”的内容更值得我们仔细研读。相信会引起读者们的兴趣，从而拓宽我们对新疆历史、民族、文化探讨和研究的思路。当然我们也更加期盼两位作者继续推出受读者欢迎的新著。

刘 宾

2006年4月10日



目 录

序言	刘宾 001
----------	--------

第一编 历 史

第一章 清代伊犁与民国时期的锡伯族	003
第一节 伊犁驻防八旗	003
第二节 伊犁驻防满营与新满营	021
第三节 伊犁驻防索伦营	034
第四节 民国时期锡伯族社会与文化	046
第二章 俄苏学者与伊犁	071
第一节 俄苏学者对伊犁资料的 搜集与研究	071
第二节 俄苏学者对满族资料的 搜集与研究	077
第三节 俄苏学者对锡伯族资料 的搜集与研究	086

第二编 民 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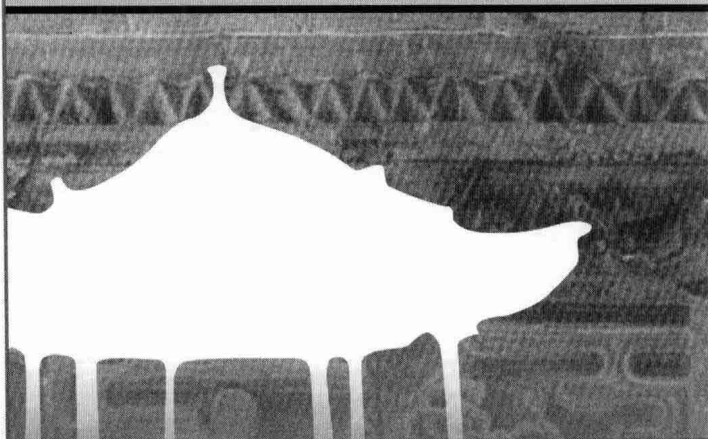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民族与现代文明	099
第一节 民族现代化问题	099
第二节 民族素质与现代文明	112
第三节 新时期民族意识	124
第四节 文化出版与民族素质	135
第四章 民族传统与文化	143
第一节 民族的文化选择与传统文化	143
第二节 民族的排异性	154

第三编 文 化

第五章 西域地名文化	171
第一节 西域地名的文化意义	171
第二节 西域历史地名	186
第三节 西域地名语属语意类型	196
第四节 新疆各市县名称的演变	206
第六章 萨满教文化	219
第一节 阿尔泰各民族萨满教遗迹	219
第二节 《萨满华兰书》的文化意义	232
第三节 《萨满歌》与《尼山萨满》	247

第七章	锡伯族的心理素质与文化心理	261
第一节	锡伯族的心理素质	261
第二节	锡伯族的文化心理及其表现	271
第三节	锡伯族文化选择的历史轨迹	284
第八章	满文与锡伯文	299
第一节	锡伯文与满文的传承与出版	299
第二节	锡伯语文的民族学考议	309
第三节	锡伯族选择满语满文的 文化意义	315
第四节	锡伯族继承满语文的 历史背景	326
第九章	古籍文献文化	336
第一节	伊犁文献资料与研究	336
第二节	古籍整理出版与新疆地域 文化的延续	346
第三节	清代满文古籍文献	353
第四节	新疆人民出版社对满文古籍 文献的整理出版	366
第五节	满文档案与锡伯族历史	375
第十章	新疆地域文化与出版	386
第一节	新疆民族文化的出版	386

第二节	西域文化与出版	413
第三节	地域特点、民族特色与图书 生命力	424
第四节	新疆人民出版社对历史文化 读物的出版	429
第十一章	新疆地域出版文化	439
第一节	出版文化在新疆地域文化 中的地位	439
第二节	出版物的文化积累	445
第三节	图书翻译与文化积累	451
第四节	辞书出版与文化积累	456
后 记		462



第一编

历史

第一章

清代伊犁与民国时期的锡伯族

第一节 伊犁驻防八旗

伊犁驻防八旗是清乾隆年间新疆重归统一之后实行的军府制度的产物,当时成为伊犁的中坚军事力量。清代伊犁驻防八旗由伊犁四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满营(惠远城和惠宁城两满营)及后来的新旧满营组成。伊犁驻防八旗制存在近150年之久(其中两满营因1864年农民起义和沙俄侵占伊犁10年而中断活动近20年)。它们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抵御外侮、维护内部安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伊犁驻防八旗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身的特殊组织,它有严格的内部结构和管理、训练制度,以及经济保障系统,因而其组织纪律性强,战斗力不凡,是我国军事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特殊制度。过去,学术界虽有对伊犁四营个别旗营的零星介绍和探讨,但没人将这诸多八旗军事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上进行探讨和研究,从而找出其共同点和不同之处,以给世人一个清晰的认识。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断公布有关伊犁驻防八旗的最新资料,使以往人们对清代伊犁驻防八旗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有望得到理顺和更正,一个不加修饰和歪曲的伊犁驻防八旗真面目将会为世人所认识。

明清之交的伊犁,仍然由蒙古准噶尔部统辖。清入关之后因关内局势不稳定,数十年来仍无暇西顾,这给准噶尔部在新疆北部

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准噶尔在巴图尔珲台吉执政时期迅速崛起,西堵沙俄的渗透,东与清朝通使结好。噶尔丹执政后,南伐东征,大肆扩张,容忍与接受沙俄的渗透,并与清交恶,招致康熙三次率大军西征。到乾隆时期,阿睦尔撒纳又叛清,清政府调各地满洲、蒙古、索伦、绿营等官兵戡乱,1755年(乾隆二十年)叛乱被平定。1759年作乱新疆南部的大小和卓也被清军平定。至此,自明以来处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外的天山南北重归统一。当时,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均被重新纳入中国的版图,以“西域”泛称的新疆版图空前统一,新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自此达到了历史性的密切。

新疆统一后,针对新疆的行政及军事体制、管辖、驻军及伊犁地位的认识等问题,数年中,清廷与陕甘总督等进行了多次论证,尤对伊犁的地位有了充分的认识:“伊犁一带,距内地穹远,一切事宜难以遥制。将来屯田驻兵,当令满洲将军等前往驻扎,专任其事,固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亦非总督管辖所能办理”;^①“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其驻防伊犁大臣,即兼理回部事务”。^②后来,将驻防办事大臣改置将军,最终确定了军府体制,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天山南北均为其管辖范围,伊犁成为新疆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当时的伊犁,因邻哈萨克、布鲁特(吉尔吉斯)及富具扩张野心的沙俄,而且亦成为全疆的中心,而备受清政府的关注。对其驻军问题,清廷与军机处、伊犁将军等曾作数次讨论、廷议,最后决定自内地调遣各族官兵携眷驻防伊犁。

自内地调遣驻防伊犁官兵,清政府充分考虑伊犁地区宜农宜牧及地域广阔的自然条件,以及处西北战略要地和“形胜之地”的

① 《清高宗实录》卷612。

②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61。

地位,决定调遣战斗力较强的满洲、索伦、锡伯、蒙古等官兵驻防。自1762年至1771年,先后有察哈尔、索伦、厄鲁特、满洲、锡伯等1万余名官兵携眷进驻伊犁各地。

1762年5月始,清政府自张家口、宣化、大同边外等地拣选察哈尔官兵2000多名(内有234名厄鲁特官兵)西迁,至1763年5月分两批先后抵达伊犁,其中150名留驻乌鲁木齐,50名留驻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市),实际抵达伊犁1836户5548人。

1763年春始,自黑龙江嫩江流域“布特哈”地区拣选的1000余名“布特哈索伦”和1000余名“布特哈达斡尔”官兵,分两批出发,至1764年7月底先后抵达伊犁,人数为官兵1022名,连同眷属3860人(内鄂温克族1921名,达斡尔族1917名,官弁22名)。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过程中,一部分准噶尔部民逃入哈萨克和布鲁特驻地,1760年后,这部分人陆续返回伊犁被安置。1764年清政府自热河和京城调遣500名厄鲁特官兵携眷迁驻伊犁。1771年随土尔扈特部东返的沙比纳尔及厄鲁特人1200余户,被清政府安置伊犁,归入厄鲁特部。以上说明,厄鲁特营军民组成较复杂,主要由上述三部分军民组成。

自1764年2月至1771年3月,清政府自凉州、庄浪、热河、西安等地陆续调遣满洲官兵6454名连同眷属近2万人,分数批迁驻伊犁。

伊犁锡伯族军民是从盛京(沈阳)所属的15处拣选,于1764年春分两批西迁,于翌年7月抵达伊犁。抵达伊犁的总人数为4030人,其中官兵1022人,悄然跟随而来和途中出生750余名。

察哈尔及厄鲁特蒙古、鄂温克、达斡尔、满洲及锡伯等民族,因社会发展情况不同,其谋生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先后迁驻伊犁后,清政府分别其特点,将察哈尔蒙古军民安置于博尔塔拉以游牧为生;将索伦军民中的鄂温克族安置于霍尔果斯河以西以游牧狩猎为生,将达斡尔族安置于霍尔果斯河以东地区,主要从事农

耕;将厄鲁特蒙古军民安置于昭苏、尼勒克、特克斯及新源等地以游牧为生;将满洲和蒙古军民安置于新筑成的惠远和惠宁(今巴彦岱)两城;将锡伯族军民安置于察布查尔地区以农耕为生。这样,各族1万多名官兵连同眷属近4万军民,以惠远城为中心,沿伊犁河流域东西南北相环顾,组成为伊犁特殊的亦军亦农亦牧的八旗驻防军团。

清政府将蒙古、鄂温克、达斡尔、满、锡伯等族军民分别迁驻伊犁,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即为了充实伊犁及新疆的防务,其次是考虑屯田:“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驻兵屯田各营,应设将弁等,亦一体筹办,庶于国计边防,两得经久之道。”^①为此,各部军民刚落户伊犁(1763~1766年间),便完善其八旗军事体制,分别组建了察哈尔营、索伦营、厄鲁特营、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和锡伯营。至此,以伊犁将军为最高军事指挥的伊犁八旗建制得以完善。“伊犁地极西徼,又为将军帅庭,故较之乌鲁木齐驻兵尤多。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最为整肃”。^②

在伊犁驻防八旗建制结构中,伊犁将军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其下设置伊犁参赞大臣1员,各营设领队大臣(惠远城满营除外),总计5员。参赞大臣和领队大臣,协同伊犁将军处理军事,与伊犁将军同驻惠远城,官缺均系京缺。各营自成军事体制,完成各自的军事任务。

在惠远城设将军衙署,并分设1个参赞大臣衙署和5个领队大臣衙署(后来察哈尔营领队大臣衙署移至本营)及印房、粮饷、驼马、营务、功过等处,并委派司员、笔帖式、委笔帖式、侍卫、章京等

①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82。

② 《西陲总统事略》卷1,《伊犁驻兵书始》。

办理文檄,处理营务。同时又设置总兵1员、抚民同知1员、理事同知1员、管仓粮员5员、总理回务一等台吉三品阿奇木伯克1员。惠远城内当时官衙的设置情况,从下述资料中便可知大概:“伊犁惠远城为将军驻扎之地。城中东西南北四街,中为鼓楼,东街系将军衙署一所,南向宏厂,东西辕门内建吹鼓亭二。……内则印房、粮饷、驼马、营务及满营档房皆列屋而办公,颇为近便。署东为锡伯营领队大臣衙署,西侧外印务、粮饷、驼马、营务、满营档房五处之公所也。西街察哈尔营领队大臣衙署,并屯镇行馆、参赞大臣衙署、索伦营领队大臣衙署、厄鲁特营领队大臣衙署、回务领队大臣衙署及惠宁城领队大臣行馆,凡六所。迤西为同知衙署,巡检司之署并监狱皆在署之西侧,八旗官兵之居住也。分东西左右两翼,鹰齿排列三层。凡协领署八所,每所署房十八间;佐领、防御、骁骑校署各十四所,佐领署房十五间,防御署房十二间,骁骑校署房十间。……东街之南侧弓房,北侧铁局;西街之北为箭局、撒袋局;东南隅为鞍鞴局,皆满兵职于此技者,给官房,令其学习为之;西街新设宝伊局,以供鼓铸;与厅署相向,其东南隅为仓库,仓员居之;北隅为收贮夷屯粮石之仓;西北隅即军器库、火药局……”^①该资料反映的是1775年以前的旧惠远城情况。^②

从体制和军事功能上看,伊犁各驻防八旗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每个驻防营均由领队大臣挂帅,但各营的军政事务都由各营总管、副总管或佐领具体办理。故各营的运作机构都比较完善,官职设置较合理、紧凑。而且各营之间因地理环境、生产形式及军民分布情况的不同,官职和兵员设置有一定的区别。

惠远城满营,将凉州、庄浪和热河调遣的满洲、蒙古军民合编

^① 《伊江汇览·衙署》。

^② 惠远城于1763年始建,1793年扩建,1864年后先遭兵火,后为伊犁河水冲毁,新疆建省后,在其北7.5公里处另筑新城,仍名惠远,今犹存。

成该营,两个民族分别记档入户籍,但不单族设旗。营分左右两翼,每翼4旗,每旗设5个佐领,5个佐领设1员协领管束,每佐领下设4个领催(含催总1名),设前锋8名、马甲70名(含委前锋)、炮手1名、匠役2名、步甲15名、养育兵6名。1790年初,因人口增加,经伊犁将军保宁奏准,对该营编制进行了调整,使之更趋于完善。调整后的八旗设40个牛录,拣放协领8员、佐领40员、防御40员、骁骑校40员、催总40名、领催120名、前锋校40名、前锋280名、委前锋200名、马甲2600名、炮手40名、步甲600名、匠役80名、养育兵240名、鸟枪步甲400名,另从佐领、防御内选取委前锋翼长2员、委前锋章京8员。^①本营不设领队大臣,而由伊犁将军直接指挥。

惠宁城满营,当初编制较混乱,后经过整编,将满蒙官兵合编一营,裁汰部分官弁。后又作一次整编,使八旗编制更趋于合理。再次整编后,营设16个牛录,设领队大臣1员、协领4员、佐领16员、防御16员、骁骑校16员、催总16名、领催64名、前锋校16名、前锋144名、委前锋40名、马甲1416名、炮手16名、步甲320名、匠役48名、养育兵80名。另从佐领、防御内选取委前锋翼长1员、委前锋章京4员,全营人口12458,^②全营军政事务由领队大臣节制。

察哈尔营,1763年将1800名士兵编设为两个昂吉(蒙古语分支,准噶尔时期称呼,清沿用之),称“新昂吉”和“旧昂吉”。1767年将该营分为左右两翼,新昂吉为右翼,旧昂吉为左翼,左右两翼各有8个苏木(即牛录),2个苏木为1旗,共计8旗。营设领队大臣1员,每翼设总管1员、副总管1员、佐领8员、骁骑校8员、空蓝翎3名、委笔帖式2名、领催32名,总计官兵920名,并附厄鲁特闲

① 《新疆识略》卷5。

② 永保:《总统伊犁事宜·惠宁城满营档房应办事宜》。